三國志

二十

（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紹熙本三國志

二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是儀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横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詭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從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

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
周舍邪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
矦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黄
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
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
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
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
然後施行進封都鄉矦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
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
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

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羇旅異方客仕吴朝値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懾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之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

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

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口壹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傳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

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

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虞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秘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

胡綜

綱弛絶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
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
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
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
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
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
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
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
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

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何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

胡綜

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閒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拷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横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

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
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
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
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
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絶必受此
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
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
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且自當奔赴

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負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器

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
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
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
邳荊楊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
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
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
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
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羗胡常以三四
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
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胡綜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閒實贏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閒聞界上將閭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

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
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
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
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
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
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
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
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
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
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

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按大臣以離間之既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王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

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亦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吳錄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

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
信任譬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

吳範傳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師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

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

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録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甞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甞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

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
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
恚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
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
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
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
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
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
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
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

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迴撓初亦迕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鄱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傳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
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
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
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
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
勝主人到其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
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窮
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刀玄稱以爲奇惇亦
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傳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
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
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
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
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
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
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
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
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

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
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
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
是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
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
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
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
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
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

眞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絶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筭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

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悄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

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禆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北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臣松之以為盛言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疇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秘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禆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沒論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

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

趙達

吴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吴使張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吴厨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又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氷耳

吴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吴書　國志六十三

諸葛恪傳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

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
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
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
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
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
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權謂使曰
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
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
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勑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荅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鑴其耳范愼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荅坐中皆歡笑**權甚異之**

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

非其好也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

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甞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

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蓬聚失敗則鳥竄自前世
以來不能羈𩋆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
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
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
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
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
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
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
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
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

諸葛恪

饑窮漸出降首領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

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蓧根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飫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

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見其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况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

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交不以人所短棄其
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
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
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
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
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
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
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爲禍原其本起非爲大
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

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
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
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猶難
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
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捨
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
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
贊其言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
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

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吴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病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叙諸法令有不便者條例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

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歎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

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
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
曹巳別下約勑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
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
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跡古今明戒也恪
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
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
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
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脩恪
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

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
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
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
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諸軍作浮
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
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
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
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

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説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内猜儁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内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

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數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

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

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

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厭
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
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
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
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跡愚言以達二三
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
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
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
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
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
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
不安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
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
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
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
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
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
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

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
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
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
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
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
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
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
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
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
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

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悁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

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

不任入㑥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　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持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內　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　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

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
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
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
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
婢蹷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
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篤
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
思恪荅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
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
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
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人常若不足
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
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
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
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
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嚴垂發六軍雲

擾士馬擐甲狎擻交馳責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敵圍碁意無厭倦敵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足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最弱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無戒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識于後永爲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要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

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建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建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列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颺隆世業爰及於
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
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
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
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
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屛息侍中武衛
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
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
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
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斷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惜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

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嘉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

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録曰友有脣吻少為縣吏虞翻從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閒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閒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閒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三卒

滕胤傳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

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録舊恩封脩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容儀吳書曰脩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脩勤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脩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脩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脩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詔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脩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

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傳

睐省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爲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從武衛都尉爲侍中權臨甍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内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嚣然又姦

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沲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淩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嘗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

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援刃欲斫之乃去初贇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二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幷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

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傳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勑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

中書丞丁晏告脩取掾并諭脩宜速去意脩自以禍及因留融歙晏勸兵自衞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歙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脩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脩脩又劫融歙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脩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蕤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吴郡張温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温曰蕤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温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黄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脩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脩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脩恃與據期又難舉

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矦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為孫綝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乃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矦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 魏鎮南將軍王

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
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
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
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
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
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
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
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
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
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

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
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
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
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
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
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
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
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
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
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

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勑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勑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尔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　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爲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

荒病民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録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

孫綝

作戲具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

王於豫章縱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諭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

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
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
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
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
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衞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
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
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
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
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

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
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
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
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
盡勑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
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
衛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
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
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

孫綝

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没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

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緌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緌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吕據蓋以無罪爲峻緌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傳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

結及休即位徵興爲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
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作浦
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
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
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内
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
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
皓皓既踐祚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
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

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王蕃傳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晧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晧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晧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晧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晧

疑而不悦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晧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王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吴録曰晧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或既爲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喣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晧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吴録所言爲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

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是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晧即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

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晧因勑
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
禁中矦王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衞正身率
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
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
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䟽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
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
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
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

樓玄

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
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
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
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
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
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
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
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
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瞻疾玄名聲復
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

敕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敕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晧遣將張奕追賜玄鴆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　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

賀邵傳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凶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
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
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以賢表善
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
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
臣佞諛之徒附㝠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
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
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禮之評士吐詭
道之論遂使淸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
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龍

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
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
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
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
人君損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illegible]
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
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況淪近習之言
昔高宗恩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
如遺故常侍王甫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
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曹節先帝舊臣偶有逆

迮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
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
海内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
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
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
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
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
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
閒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
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其重圍之内上無

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能於運送人
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
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
夏隕霜粲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
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
慄昔高宗脩已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
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
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
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敢
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
賀邵

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先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

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儻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
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
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蕩罷禁約法則海內樂業
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
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
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
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
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
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

賀邵

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
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
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
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
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吞泰無
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以恃苟我不守一
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
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
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
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

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烱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主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册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彦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齓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

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乆之召為太子舍人石冰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于時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傳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

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巳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

閭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

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衒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繫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雅之徒則勳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拄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
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
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
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
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
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
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
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
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
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

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
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
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從業別有所付晧終不
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晧毎饗宴無
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
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
見偪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
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
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

内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芸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

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
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
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
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
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
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
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
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
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
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

數連上䟽救曜曰曜值千載特蒙表識以其儒
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荅天問聖朝仁篤慎
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敕曜曜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
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
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
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
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
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
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
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
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
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
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
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
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
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
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
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

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
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首百
下睹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也

華覈傳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
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
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
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
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

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發數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于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

華覈

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閒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

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
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
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
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
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
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
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
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
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已沒

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揺動因連
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
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
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
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
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
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
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
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

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軀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

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
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
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
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
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
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
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
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
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
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

以愚管竊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

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
閒者大水沈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
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
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
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
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
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
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
奏晧不納後還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
晧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

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
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
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
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
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務滋侈數上疏
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巳居無積年之儲出無
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
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
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輙與近期長吏
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

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没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王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王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

華覈

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
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
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
飽寒者不俟狐狢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
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
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
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
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
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
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

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

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兇旱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晧以數年老耄勑令草表數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數爲文曰咨數小臣草芥凡庸遭春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璅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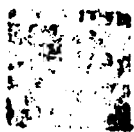
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雲聖恩雨注哀棄其
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勑懼速罪誅冒
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
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
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
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淸
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淸要韋
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
邵蕃一時淸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

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跋

余欲輯印舊本正史謀之者有年涵芬樓舊藏宋衢州本魏志極精美然蜀吴二志全佚其他公私弆藏均非宋刻有之惟聊城楊氏松江韓氏韓氏書聞僅存數卷且祕不示人楊氏自鳳阿舍人逝世亦無緣通假故人張石銘以所儲元本借余已攝影矣以校衢本譌誤滋甚卷末配宋刻數册且極漫漶意殊歉然戊辰秋余爲中華學藝社赴日本訪書獲見帝室圖書寮舊藏宋本借影攜歸檢閱宋諱避至廓郭等字知爲寧宗時刊本又與楊紹和跋勘對所舉殿本考證疑字一一脗合乃知二本實同因復取殿本讎勘考證所疑如魏書第十四蔣濟傳弊啟

之民考證謂應作劾此正作劾第三十故但舉
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以
爲輕便考證謂一本作髡何焯引說文髳字注
以證髡字之合此正作髡蜀書第十一向朗傳
歷射聲校尉尙書注鎭南將軍衞瓘考證引衞
覬傳瓘爲鎭西將軍謂作鎭南字誤此正作西
又楊洪傳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
督軍從事考證謂往郡疑作仕郡此正作仕吳
志第二孫權傳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
考證疑脫曰字此正有曰字第四劉繇傳繇伯
父寵爲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考證
謂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此正作民又士燮
傳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關壹乃亡歸考證疑

闕作闕此正作闕第十五周魴傳推當陳愚重
自披盡考證推疑作惟此正作惟凡此皆楊氏
所未及者又有改正明監本之誤字而此原不
訛引據太平御覽册府元龜資治通鑑互異之
字而此適相合楊氏疑館臣據校之南北宋本
不及是本此更可證更以南北監本毛氏汲古
閣本校之而知諸本之不逮尤甚一曰譌文魏
書十六杜畿傳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
末也諸本治均誤知又十七張郃傳從討柳城
與張遼俱爲軍鋒諸本從均誤後又十八龐悳
傳惟侯戎昭果毅諸本戎均誤式又二十七王
昶傳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諸本而均誤
至蜀書二先主傳羣儒英俊並起河洛諸本起

均誤進又八秦宓傳宓稱疾臥在第舍諸本第
均誤茅又十劉封傳先主因令達幷領其衆諸
本其均誤兵又十五楊戲傳維外寬內忌意不
能堪諸本意均誤竟吳書十二駱統傳其姊仁
愛有行寡歸無子諸本歸均誤居此以文義覈
之而知是本之較爲優長也一曰衍文魏書十
四劉曄傳子寓嗣注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諸本
所下均衍復字又蔣濟傳今其所急諸本急下
均衍務字又十五張旣傳斬首獲生以萬數注
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諸本來下均衍
在字又二十鄧哀王沖傳世俗以爲鼠齧衣者
其主不吉諸本主下均衍者字蜀書九馬良傳
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往諸本從下均衍後

字又十二郤正傳薛燭察寶以飛譽注乃取豪
曹巨闕諸本取下均衍其字又十三黃權傳待
之如初注其劉主之謂也諸本之下均衍所字
吳書十六陸凱傳吳郡吳人諸本人下均衍也
字此又以文義覈之而知是本之較爲簡當也
一日奪字魏書十五張既傳封妻向爲安城鄉
君諸本均奪封字又十六蘇則傳帝大怒踞胡
牀拔刀諸本踞下均奪胡字又杜畿傳若使善
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諸
本均奪下親貴二字蜀書一劉璋傳無恩德以
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諸本均奪
下百姓二字又五諸葛亮傳因結和親遂爲與
國注據正道而臨有罪諸本均奪正字又七龐

統傳先主大笑宴樂如初注若惜其小失而廢
其大益諸本均奪下其字又八秦宓傳鶴鳴于
九臯諸本均奪于字吳書七步騭傳於是條于
時事業在荆州界者諸本均奪業字此亦足見
是書寫刻去古未遠而不至多所遺佚也一曰
俗字魏書四齊王紀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
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注斯調國有火州諸
本州均作洲又十九陳思王植傳誠以天罔不
可重離諸本罔均作網又二十一衞覬傳茵蓐
不緣飾諸本蓐均作褥又二十七徐邈傳徐公
志高行絜又絜而不介諸本絜均作潔又胡質
傳官至徐州刺史注家貧無車馬童僕諸本童
均作僮又二十八鄧艾傳封子二人亭侯各食

邑千戶注百姓貧而倉稟虛諸本稟均作廩又
二十九管輅傳末注生驚舉刀斫正斷要諸本
要均作腰蜀書五諸葛亮傳卒于軍時年五十
四注憂恚歐血歐血字凡四見諸本歐均作嘔
又十三黃權傳瞻猶與未納諸本與均作豫此
更足見是本刊刻較前多存古文不至如後出
諸本之漸趨流俗也類此勝處不能盡舉楊氏
謂宋槧著錄極尟此本較他本尤多所是正彌
足珍貴洵非虛語因向中華學藝社借印以繼
班范二書之後原缺魏書三卷以涵芬樓衢本
補配衢本宋諱避至桓字鐫刻在前武帝紀建
安十五年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桓兄弟桓不誤
植十六年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堪不

誤𡺸文帝紀延康元年以肅承天命注代赤者
魏公子赤下不衍眉字明帝紀太和二年分新
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陵不誤靈又十
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注以土丸塡塹丸不誤瓦其勝於衆本之處洵
堪伯仲以冠簡端亦殊不弱然終有弅合之迹
不能謂非一缺憾也海鹽張元濟